

# 第 六 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 目 录

|                         |               |
|-------------------------|---------------|
| 蒋军进犯延安及惨败经过·····        | 文于一( 1 )      |
|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的回忆·····       | 程藩斌( 46 )     |
| 一九二三年谭赵战争与湘军入粤·····     | 方鼎英( 55 )     |
| 谭赵战争亲历记·····            | 戴 岳( 67 )     |
| 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 刘 兴( 78 )     |
|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 唐生智(102)      |
| 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 汤季楠(114)      |
| 广州政治讲习班始末·····          | (126)         |
| 记留俄学生·····              | 何汉文(139)      |
| 留学苏联的片断·····            | 李拔夫(173)      |
| “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        | 卜介侯 任伊平(185)  |
|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 (二)     |               |
| ·····                   | 童紫剑 欧阳泗 (190) |
| ·····                   | 陈盛涛 郑汉吾       |
| 何键统治湖南初期的一次党潮·····      | 文任武(206)      |
| 补充和订正                   |               |
| 关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片断回忆·····    | 彭子国 汤季楠 (219) |
| ·····                   | 唐菊庵 张际泰       |
| 对南岳游干班、西南干训班史料的订正·····  | 熊壮猷(233)      |
| 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反共活动的订正和补充····· | 胡菊影(236)      |

# 蒋军进犯延安及惨败经过

文 于 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发动了对延安的进犯。担任进犯的蒋军是胡宗南部。笔者在胡部任职颇久，进犯延安前后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前身为三十七集团军）<sup>①</sup>参谋长，参与了这次作战。现就回忆所及，将胡军进犯延安及惨败的经过，作一概括的叙述。其非本人所亲历者，则略而不详，有待旁人提供材料。事隔多年，记忆难免错误，又缺乏地图、资料可资查证，尚希知者予以指正。

远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七年冬），国民党军队自上海撤退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反共力量，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便令胡宗南（当时任第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和第一师师长）率第一军撤到河南。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向武汉进迫，胡部在豫南与日军刚一接触，蒋又令其避而不战，尽弃豫南城池，撤入陕甘地区，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企图扼杀中共于这一狭小贫瘠地区；同时大肆扩充部队，扩大地盘，积极准备反共力量。从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四七年春进攻延安前夕，胡部由不足五万人的正规军扩充到四十七、八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加上辖

---

<sup>①</sup>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复员整军会议，决定整编国民党军队，将原来的集团军改称整编军，原来的军改称整编师，原来的师改称整编旅。本文中叙及的师、旅番号，都是整编师、整编旅，相当于原来的军或师。

区的各补训处、师管区和地方保安部队，达五十六、七万人；屯驻东起豫西、晋南，西迄新疆伊犁这一辽阔地带，而以主力置于关中、陇东地区，长期虎视延安，企图伺机进犯。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即妄图以军事进攻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只以当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形成强大压力，并因进行军事准备需要时间，遂虚与中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表面上达成“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利用这种和平烟幕，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一经完成进攻准备，即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动大军对东北、华北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结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一九四七年春，又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妄想先在这两个地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或将它赶过黄河，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迅速解决西北方面的军事问题，以利尔后集中转用兵力于华北、东北，各个击破人民解放军，并达到在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目的。

进攻延安的任务，自然落到胡宗南的身上。胡以两个整编军辖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整编旅，总共约十三万多人（实际担任进攻作战的，在占领延安前为两个整编军部指挥的四个整编师——十一个整编旅，余任守备及维护补给交通线的安全；占领延安后最初为九个整编旅，约七万多人；继后由于不断遭受到损失减为七、八个整编旅）的兵力投入这次战争。在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进占延安；可是并没有达到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或把它赶出陕甘宁边区的目的，相反却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常家高山、岔口村、清涧等几个战役，被歼灭一个

整编师部、五个整编旅，还有一个整编师部和一个整编旅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宜川瓦子街一役，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整编旅部、八个团被歼灭；从进犯延安到宜川战役仅一年的时间中，总共被歼灭一个整编军部、三个整编师部、十个整编旅，另有一个整编师部和一个整编旅受到重大损失，使号称蒋介石的“王牌”军队的胡宗南部遭受严重的打击，不得不退出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从而开始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蒋军进犯延安，本是一次垂死的挣扎，其失败是注定了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和当时已经出现的不利于蒋的军事形势，是失败的根本原因。胡宗南的指挥拙劣及其他的一些弱点，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胡宗南对人民解放军和自己的部队都缺乏正确的估计，既轻敌，又惧敌。他自恃兵力雄厚，蓄养多年，在奉到进攻延安的命令之后，为了邀功取宠，满冀一战而获全胜；但又鉴于与解放军作战的历史教训，对对方怀着严重的戒惧心理。因此，在战略指导上，一开始就不想寻求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决战，只是采取驱逐作战的态势，企图把对方赶过黄河；同时由于害怕暴露自己部队的弱点，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始终采取以大兵团密集平推的战术。这就正好为解放军执行避开主力决战、相机歼敌的战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胡为人刚愎自用，不肯倾听下级将领的意见，并且欢喜越过下一级指挥机构直接指挥部队；他的私心很重，赏罚不公，有功则据为己有，有过则诿诸别人，因而加深了部队内部的矛盾。这些，对于加速胡军的覆灭，无疑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面，我就将进攻延安前后几次较大的战役中尚能回忆起来的事实，分段记述。

### 三原作战会议，进攻“囊形地带”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奉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开始进攻延安。他决定首先夺取封锁线<sup>①</sup>上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sup>②</sup>，作为进攻延安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枸邑至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它象一把尖刀直插入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并有如下的几个作用：（一）便于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及陕甘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二）使陕甘宁边区可以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蒋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使蒋军增加约三百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感到十分头痛，久已蓄意侵占，只因时机未至，不敢贸然动手。现在既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夺取这一地带当然是时候了。同时，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这一地带不可。

---

①蒋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系东沿黄河，南自洛川东西之线亘黄陵、宜君、铜川、耀县、淳化、枸邑至正宁，西经陇东抵宁夏，北扼榆林。

②按封锁线上的地形，从宜君至正宁本系在东西一条平行线上。而封锁线实际上在这一段间，是从宜君向南折经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枸邑至正宁，形成在封锁线上向南的一个“囊形”，蒋军就将这一地带叫做“囊形地带”。

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指定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胡宗南事先命我拟订作战方案；随即于二月九日清晨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将领，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三十六师师长钟松、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十二旅旅长陈子干、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二十余人（整编第四十七旅旅长李奇亨、整编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未赶到）。

胡宗南主持会议，首先讲话，大意说：我们要根除共产党在中国的“祸害”，必须首先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现在决定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进展，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

接着由我代表军部报告作战计划。计划要点如下：

为了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的共军的目的，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一六五和整编第四十八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敢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置于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控置于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

薛敏泉在我报告完毕之后，对军部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此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南、西三面进攻。我仍极力主张执行原方案。我所持的理由是：认为作战在军事上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个是夺取战略要地（点），控制空间。只有实现了前一个目的，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得了地方，也只是一种虚假的、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况且我们既经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已不可能隐讳下一步必将对延安采取行动。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发动，为了调集兵力（当时整编第一军的主力还在晋南）完成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和补给设施等，势非有一个短暂的间隙来进行准备不可。既然如此，则应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北窜（其实这也只是我们的主观幻想，对于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和在当时情况下的人民解放军作战来说，要想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我和薛敏泉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钟松起来发言，也坚决主张采取军部的方案。胡宗南眼看在场将领大有继钟松之后一个个出来坚持军部方案的苗头，于是，既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见（开会之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说过，这个方案经军部研究过，似乎以这样较为妥当），也不让其他将领发言，正颜厉色地向大家说：“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缓署的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十四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说完即宣布散会。到会将领皆相视无语，旋即各返防地准备行动去了。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军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



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条件下，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占领延安，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威信和地位。

二月十四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胡军从东、南、西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分别指挥各该师（欠整编第二十八旅，整编第一四四旅）及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十二旅，第四十八旅，东自宜君、铜川、耀县，南自三原，西自淳化，枸邑、正宁，向“囊形地带”推进；整编第四十七旅为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当部队刚一进入解放区，原在该地区的一部西北人民解放军（据了解系新四旅）即从容地主动向北撤走了。除第十二旅在爷台岭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战斗外，几乎没有打什么仗。胡军进犯部队除了占领这块地方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 洛川作战会议，侵占延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前后，胡宗南部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和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所属各部已分向宜川、洛川地区集结，准备待命向延安进攻。三月十一日晚上，胡宗南在洛川的西安绥署前方指挥所召开参加对延安作战部队旅长以上将领的作战会议。到会的有（按部队建制排列）：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参谋长朱侠，第一师师长罗列，第一旅旅长吴俊，第七十八旅旅长沈策，第一六七旅旅长李崑岗，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第四十七旅旅长李奇亨，第九十师代师长陈武，第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义，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

戮、参谋长文于一，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第一三五旅旅长祝夏年（该旅系西安绥署的直辖旅，当时尚未编入师，新拨归二十九军指挥的。会后祝夏年病假离职，由副旅长麦宗禹代旅长）等。此外还有隶属第十七师的四十八旅旅长康庄、第八十四旅旅长张祺，隶属第三十六师的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隶属第七十六师的第一四四旅旅长贾贵英，或因部队尚在调集途中（四十八旅和八十四旅），或因另有任务（二十八旅被空运增援榆林，一四四旅留在关中为控置部队），没有到会。

胡宗南主持这次会议。他装出一副极为得意、不可一世的神态，首先讲话，大意说：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现在领袖（指蒋介石）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解决西北地区剿共的军事问题。我们已经集中了十几万大军，比敌人多几倍；还有邓宝珊的部队在榆林，马鸿逵的部队在陇东，配合我军进行封锁堵截，形势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大家要不负领袖的重托，发挥革命军人的精神，奋勇作战，建立奇功，延安必可指日而下，胜利稳稳在握。

继由绥署参谋处长汪承钊报告作战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以十五个整编旅（约十三万多人）的兵力，区分为左右两翼兵团、总预备队及第二线部队。为了避免重蹈被共军各个击破的覆辙，分为两路大军，采取密集平推、齐头并进的战术，向延安攻击前进。

战斗序列：

右翼兵团：

指挥官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

整编第一军

工兵某团一个营

左翼兵团：

指挥官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

整编第二十九军（欠整编第十七师——缺第十二旅、整编第三十六师之第二十八旅、整编第七十六师）

整编第一三五旅

炮兵第一旅某团野炮一个营

装甲兵第二团战车一个连

工兵某团（欠一营）

（野炮营、战车连、工兵团由茶房前进后，因道路不便运动，归入总预备队。占领延安后（四月十三日）又增调整编第五十五旅姚国俊部归二十九军指挥。）

总预备队：整编第七十六师（欠第一四四旅）

第二线部队：整编第十七师（欠第十二旅）

作战行动及任务，规定：

右翼兵团在牛武镇东边之××经××至××（地名忘记）之线（线上属左翼兵团）以东地区；左翼兵团在董兵团以西地区，右翼确实联系董兵团，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及其以西地区；两军同时向延安攻击前进。每日开始行动时间和应到达之线，均有统一规定，并严令不得有违。规定三月十三日黄昏前后，右翼兵团应到达临真镇、金盆湾以南××至××（地名忘记）之间地区，左翼兵团应到达牛武镇、交道镇以南××至××（地名忘记）之间地区，实行战地封锁，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总预备队集结于洛川附近，当攻击进展后，随左兵团之后，

沿咸榆公路东侧山梁跟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第二线部队在攻击部队行动开始前，应保护铜川至洛川间的交通线；尔后随战斗的进展向前推进，尽速修复洛川至延安间的咸榆公路，并保护铜川至延安的交通补给线的安全。

攻击开始时间及攻占延安的期限：规定三月十四日（原定三月十三日。因整编第一军的军、师、旅长须从洛川转回宜川附近调动部队进入攻击准备地区，时间来不及，胡宗南在散会时当场宣布推后一天）拂晓开始攻击前进；限三月十九日以前必须占领延安。

汪承钊报告完毕，胡宗南要大家对作战计划发表意见。董钊首先表示右翼兵团完全同意绥署计划。刘戡因患气管炎甚剧，说话困难，由我代表发言。我主要讲了两点意见：（一）绥署作战计划以两大兵团采取密集齐头并进，只求尽速顺利进占延安，不急于迫敌决战，似无不可；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能否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终须通过双方主力最后决战，消灭了对方的主力，才算取得真正的胜利。（二）两翼兵团都系大部队，应可独立作战，至少能够支持一定的时间。左翼兵团有不少重武器。绥署计划规定，本兵团各部队均系沿咸榆公路两侧狭窄正面的高山梁上行动，势必拥挤不堪，既碍大军行进，一旦与敌接触，更不利于作战部队的进出和展开。可否酌予变更，除以必要的兵力沿山梁逐步占领要点搜索前进外，以主力部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分路前进，主力保持于右翼。胡宗南在我发言后，问刘戡的意见如何。刘戡低声回答：“刚才文参谋长是我请他代表发言的，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什么补充。”刘戡说完，大家面面相觑，默默无言。经过短时间的沉寂之后，胡宗南作出决定说：“左翼兵团的行动，可照该兵团所提的意见办；其他部

队均按原计划执行。”说完便宣布散会。

刘戡和我在归途中谈到会议上的情况，认为胡宗南同意我们提出的变更左翼兵团行进路线的意见，显然出于勉强。可能是因为上次进攻“襄形地带”由于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结果扑一个空；加以刘戡认为绥署正副参谋长盛文、薛敏泉二人均无带兵作战经验，他们所拟的作战计划往往只是一些纸上作业，曾当面向胡提过意见，所以今天在会上才勉强接受我们的意见。预料会后薛敏泉仍将坚持原案，胡宗南也可能会有反复。

次日清晨，刘戡正在他住所的院子里打太极拳，一眼望见裴昌会偕汪承钊向这边走来，赶快走进室内对我说：“你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我们这位裴学长（裴同刘和我系陆军大学同期同学，刘向以‘学长’呼裴）和汪承钊到这里来了，他们定系为宗南作说客来的。如果裴表示想要维持他们原来的方案，我们应该表示服从绥署的决定，不要再谈别的。”裴等与我们见面后，果然表示此来系为了疏通意见，希望我们同意绥署原来的计划。刘戡很痛快地说：“我们虽然对计划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绥署考虑全局，如何决定，我们自当绝对遵照执行。”裴昌会听了刘戡的话，连声说：“很好！很好！那么，就是这样办吧。”说完，便笑眯眯地回绥署指挥所去了。不一会，胡宗南又亲自打电话来约刘戡和我到指挥所去。见面后，胡只是嘻嘻哈哈南京城隍北京土地地谈了一通，根本没有提及作战计划的问题。大概意在联络感情，冲淡彼此内心的不欢情绪。

十二日下午，西安绥署下达了内容与昨天作战会议上提出的计划相同的作战命令，规定于十四日拂晓开始全线攻击前进。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仅二万余人，而蒋军约近二十万（包括进攻边区的胡宗南部和担任防堵的榆林方面的邓宝珊

部及陇东方面的马鸿逵等部)之众,兵力对比,相差悬殊。在此情况下,西北人民解放军仅以教导旅及警卫某团的三、五千兵力,在延安以南阻击胡军的进攻部队,掩护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随即采取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死守一城一地,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给对方制造过失,寻找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当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时,故意以少数部队向延安西北方面撤退,以迷惑胡军;主力则集结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隐蔽起来,准备待胡军进出这个地区时,出其不意地打它一个截击战。

三月十九日近午刻,胡军先头部队已接近延安。当时解放军已全部撤出延安。胡军不明情况,鉴于过去吃亏的教训,深恐又中解放军诱敌之计,不敢立即进入市区,在延水南岸山上徘徊多时。整编第一师始以少数部队逐段掩护搜索前进,并向四面八方乱打枪,使用威力搜索探明究竟后,才敢进入市内。

胡军未经大战便占领了延安,使胡宗南产生了解放军“惧怕决战”的错觉。他在到达延安时,对刘戡和我说:共军不战而弃延安,证明它自度兵力处于劣势,不敢与我军主力决战。现在只要我军以主力尾敌穷追,广面扫荡,它必将渡黄河东窜。我军必须迫使它在陕北地区与我决战。他原先只图很快地将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此刻又改变了主意,急于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了。

当胡军进占延安时,对解放军主力的去向不明。据空军侦察和各方面的报告:当我军进占延安直前,共军有大队人马向延安西北安塞方面撤退。因而误以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胡宗南既决定寻求解放军的主力决战,在占领延安后,除以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部率整编第四十七旅在西安绥署直接指挥下担任延安

守备，并令整编第三十一旅进驻拐岭（延安东北三十多里），担任延安外围警戒和搜索敌情外，即令董钊率整编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共五个旅于三月二十四日奔赴安塞，结果是扑一个空；于是又令董部于翌日（二十五日）转回延安，进行补给，待命行动。

胡军在中共主动撤退的情况下侵占延安，根本没有经过什么大战，仅在延安以南双方有些小的接触，亦无重大伤亡。胡宗南为了邀功取宠，在向蒋介石报捷的电报中，却大扯其谎，说什么“经七昼夜（原来上报开始进攻的日期是三月十三日）激战，已于三月十九日拂晓攻占延安，击毙和俘虏共军各二万余。”蒋介石将这一完全出于捏造的“大胜利”向全国和全世界大吹特吹地加以宣传后，蒋管区的许多中外记者和反动派的一些知名人士，纷纷要求来延安参观。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对这些要来参观的人准备欢迎。为了处理迫切的军事问题和应接来访人士的问题，胡宗南很快就去到延安。他到延安后，除了积极策划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外，对于如何蒙骗外面来访的人，使自己的谎言不被拆穿，确也煞费心机。由于解放军撤出延安时，实行了空室清野，不仅物资撤得一千二净，连老百姓也找不到几个，眼看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一套虚假的“战绩”和接待用的东西，是有困难的。于是胡宗南一面继续使用撒谎伎俩，向蒋介石诡称：延安飞机场和洛川至延安间的公路已被严重破坏，正在日夜赶修，须俟修复后始能接待；一面从关中征派民工，赶运延安，整饰市容，扩修机场，并由西安运来大批高贵食物及日用品，连招待所、酒吧间、理发厅和浴室等的一切设备（如沙发、桌椅、搪磁澡盆、中西餐具等）以及这些场所的服务人员，也都是由西安接运来的；同时，他挖空思想出一个办法：以自己的整编第二十七师的人员和武器，改装成为这次战役中捕获的战利品，以之愚弄前来参观的人。后

来在参观中虽然露了不少破绽，出了一些洋相，好在有些人明知是假的，也心照不宣，总算勉强应付过去了。

这次胡宗南在延安，还处理了整编第一旅同整编第六十一旅和整编第七十八旅争执首先进入延安的“战功”问题。原来胡宗南为了掩饰整编第一旅上年九月在山西浮山被歼的败绩<sup>①</sup>，并图振作该旅的士气，在下达进攻延安的命令时，曾向担任正面攻击的军长示意：仗由大家打，但应让整编第一旅首先进入延安。而事实上最先进抵延安近郊的是整编第六十一旅，同时进入市区的还有整编第七十八旅。胡宗南向上面报告则仍说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是整编第一旅。因此便引起了有关几个部队的争执，六十一旅和七十八旅的官兵对此深表不满。胡宗南既不愿也不便再改变上报的原案，又不能不顾全事实和部队的团结，于是采取对内不谈那个部队最先进入延安的问题，了结了这个纠纷。

### 青化砭战役，整编第三十一旅被歼

前面提到，董钊率五个整编旅于三月二十四日奔赴安塞，企图捕捉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结果扑一个空。由此证实了解放军从延安撤出时，向安塞方面移动的只是一小部佯动部队，其主力并未撤到这一地区。同时，复据空军报告：当天（二十四日）有共军零星部队在延安东北，沿咸榆公路向清涧方面撤退。据此，西安绥署认为解放军主力可能已远撤到延安东北地区。实际上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的确是向这个方向移动的，不过并没有走得很远，而是埋伏在距延安约六十里的青化砭附近。

---

<sup>①</sup>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蒋军整编第一旅在山西省浮山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旅长黄正诚被俘。



胡宗南这时一心只想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或把它赶过黄河，以期在短期间内结束陕北战事，俾蒋介石能够转移兵力于东北、华北战场。为了便利尔后主力部队进出于清涧、绥德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同时顺道扫荡延安外围，以固延安守备，并在延安至清涧的交通线上建立据点，分兵驻守，整修交通，屯积粮弹，以利作战部队的进出和补给，绥署又令整编第三十一旅由拐岭推进至蟠龙（在延安东北，距延安九十里），搜索敌情。

由拐岭至蟠龙，计程五十余里，主要交通线是咸榆公路。公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南北向的山脉，公路就修在山沟里，旁边有一条小河沟（平常无水）与之平行。整编第三十一旅于三月二十五日晨由拐岭出发，沿着这条漫长的山沟向蟠龙前进。由于解放区的人民觉悟高，坚壁清野作得彻底，胡军对敌情毫无所知，完全处于盲目状态。该旅北行二十多里，便已进入早经埋伏在青化砭地区的解放军的伏击圈内。当先头部队发觉去路被堵住时，左右两边山上的解放军的大军已夹击而下，队尾后路亦被截断，全旅被捆在一个口袋里割成数截，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四面弹如雨注，山沟里死伤的人马累累。结果全旅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该旅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在山西闻喜曾一度被解放军全歼，这是第二次被歼）。当战斗开始时，胡军主力部队正在延安近郊进行粮秣补充，西安绥署得报，曾令刘戡率部驰援。待刘部赶到战场，战斗已经结束，徒使全军目睹一片战败的悲惨景象而已。

正当蒋介石、胡宗南大吹特吹攻占延安的“大胜利”的时候，整编第三十一旅的被歼，使胡宗南连声都不敢吭。中共将这个消息广播出来，胡更是恼羞万分，寻求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之心益切。